新视界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36 期 | 2014 年 1 月 12 日 星期日 责编:姜 燕 视觉:董春洁

黔西南 护兰记

本报记者 王欣 沈敏岚 文/图

一个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开金矿、挖煤矿的老板,却是一个标标准准的“兰痴”——一年年挣来的钱,都陆陆续续投入到了兰花原生种的收集、培育、繁殖、杂交、推广之中,10 多年来,累计投入已经达到了上亿元。去年 3 月,这位“兰痴”送来参评的杏黄兜兰“金童”一举夺得了“新民晚报”首届上海国际兰展最高奖——全场总冠军。

他,名叫邓克云,土生土长的贵州兴义市人。为抢救保护“绿色黄金”——野生兰花,邓克云舍弃黄金黑金,倾囊而出,无怨无悔,成为中国兰界的一个传奇。

2013 年岁末,记者跟随上海辰山植物园专家,远赴滇、桂、黔三省(区)接合部的黔西南州兴义市,邀请邓克云和他的绿缘公司今年再来上海,参与今年的“老凤祥”第二届上海国际兰展品种兰花奖项的角逐,再续“1314(一生一世)”的兰花之缘。

兰劫

岁末的黔西南,不足 10 摄氏度的气温与上海相若,却依旧山色葱茏,云雾缭绕,全无上海冬日阴冷入骨的感觉。

“我从山中来,带着兰花草。种在小园中,希望花开早……”上世纪 80 年代,台湾校园歌曲《兰花草》风靡大街小巷,它的歌词源于胡适先生于 1921 年创作的一首小诗《希望》。贵州老百姓也像歌里唱的那样,踏青时采一把野生兰草带回家,为平凡的日子添一缕香。当年,贵州兰花漫山遍野到处都有,并不值钱,野生兰结的蒴果,一个荚里有数万粒种子,成熟后随风飘散,尽管发芽率低,物竞天择,总有不少生命力顽强的野兰花儿绽放在石缝岩壁。

然而,1990 年后, 一股席卷全国的疯狂“炒兰”热潮,让山谷中自由绽放的野生兰花陷入绝望之境。

伴随着国内兰花展览次数的增加及兰花出口贸易量的增大,加之兰花属植物种中的叶艺品种、稀奇古怪品种层出不穷的发现,兰花炒作中的兰价之高,少则几十万元,多则数百万元至上千万元。暴利诱惑之下,无数人加入到了野外挖兰大军,无山不及,无处不到;更可怕的是,他们上山采挖并无明确的目的,只要是兰花,悉数被挖起,再从中按色、香、形进行筛选,挑出珍品,上市卖高价,往往几万株兰花中,才能挑出一株“高价兰”。

1990 年至 2006 年这十七年间,贵州兰科植物遭遇人为的大规模恶性采挖, 可谓世纪大劫难, 兰科植物的破坏是所有种子植物中破坏最重的类群, 已经造成黔中地区无兰可采,东南西北兰科植物告急的窘境,绝大多数种类都处于濒危状态, 有些变异类型可能已经灭绝。

兰痴

幽谷再无野生兰? 面对记者的问题,邓克云欲言又止。

“你看,从山顶往下 10 米上下的范围里,就是兰花生长的地方。前不久我还在通往万峰湖红椿码头那儿的山顶上, 发现了一株硬叶兜兰。不过,我可不想让人知道这个消息。最好让老百姓都以为山上的兰花再也找不到了,给原生种兰花一点点喘息复原的机会。”

邓克云 1992 年从贵州大学农学系土壤与植物营养专业毕业,分配在烟草公司搞烟苗科研。他和妹妹邓克兰从小热爱自然科学,憧憬着今后的事业一定要与绿色结缘——在大学读书时邓克云就想好了未来的公司名:“绿缘”。

1996 年,邓克云毅然辞职下海,“两条腿”奔事业:承包金矿,高风险高回报,掘出发展事业的“第一桶金”;让妹妹帮着打理的种花卉开花店, 才是真心想干一辈子的事业——金矿里赚来的资金,从三万五万开始,源源不断往绿色事业里输血,累计至今,已逾亿元。

就在邓克云下海的这个时候, 兴义的兰市在疯狂的“炒兰”中快速消亡:原先日日有兰市,几条街市野生兰花堆积如山;渐渐地变成了一周一市,卖兰花的街市越来越少,到后来几乎找不到野生兰的踪影。邓克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专业知识告诉他,原生种兰花再不保护抢救,那美妙的身影就会离我们远去,在大自然中彻底消失。

■ 邓克云对基地里的兰花如数家珍

兴义市主干道正对着的山脊上,“中国金州”四个大字格外显眼。黔西南州 9 个县(市、区)皆有黄金,被地质学家称作中国的第二个“金三角”。然而,在那云遮雾罩连绵起伏的锥状喀斯特峰丛之巅,还隐藏着一种“绿金”,落满腐叶的石缝崖壁间,素有“植物熊猫”之称的珍稀兰科植物——野生兜兰正悄悄吐露芬芳。

统计显示, 贵州兰科植物现存地理分布中以贵州西南部的黔西南州种类最多,达 **64 属 180 种**(含亚种及变种)以上, 占贵州兰科植物种类的 **67.42%**, 仅贵州兴义坡岗自然保护区就达 **100 种**以上, 是贵州兰科植物最为丰富和富集的地区。

■ 兜兰杂交品种红魔帝

邓克云也开始到兰市上赶集, 不过这个“奇怪”的收购者与一般“炒兰人”不一样,他不挑“高价兰”,只要是品种不同的,他都收集过来。在兰市上,邓克云遇到了一位跟他同样“奇怪”的魏老师——魏春杰,大学里学的是植物分类,尽管工作专业不对口,退休后重新拾起老本行, 从北京跑到贵州来寻觅奇花异草。在兰市上,魏春杰发现农民从山上采来的兜兰,他兴奋不已,留在贵州不走了。

“爱兰之士”一拍即合,邓克云在纳录村租下一片基地,魏春杰帮着做物种分类,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化生系教师周丽, 放弃武汉的公务员不做, 回到家乡, 边做组培边搞科研——中国兰科植物迁地保护种质库在兴义白手起家建设起来。

兰迁

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,中国的兰花叶纤如草,香气清雅,而色彩艳丽、造型奇特的兜兰是“舶来品”。其实,许多在观赏上负有盛名的兜兰属宽瓣亚属品种,如杏黄兜兰(金童)、硬叶兜兰(玉女)和麻栗坡兜兰,主要产于中国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的石灰岩地区,自大约 20 年前展现于西方以来, 曾多次获得全世界兰界的最高奖, 因而导致了在中国的大规模挖掘和频繁发生非法出口到西方的事件, 一些外国植物学家基于此种渠道得到的植物, 近年来曾发表了多种原产于中国的兜兰属新分类群。

台湾和香港地区从 1980 年代后,兜兰的繁殖与育种也完全规模化、产业化,成为花卉业的一大支柱。然而我国大陆,兜兰的栽培、繁殖与杂交育种,仍处于起步阶段,远未进入商品产业化。

被徐霞客赞为 “天下山峰何其多,唯有此处峰成林”的黔西南石灰岩地区,身为“金童玉女”的家乡,却无缘在国际兰展上亮相,邓克云不甘心落于人后。

然而,兜兰属植物的繁殖,特别是实验室中大规模种苗繁殖, 在兰科中是难度最大的属之一。邓克云找到不少科研院所寻求帮助,但他们对兜兰的组培和栽种同样缺乏经验。护兰之路,只有靠自己摸索。

(下转 A15 版)